

從神學角度回應 〈宣教文化人類學 = 文化人類學 + 神學 ?〉

曹偉彤

溫以諾博士的文章〈宣教文化人類學 = 文化人類學 + 神學 ?〉提倡跨科際研究的嘗試，目的在於「揉合文化人類學、神學、語言學、傳理學等」，以建立處境化神學，尤其在華人的處境下建立「中色神學」。這是極具挑戰的嘗試，著實為華人宣教研究指出一個值得反思的路向。

筆者相信，若我們要掌握溫博士倡議的宣教文化人類學議程，實需要詳加思考和討論其建議中好些屬於方法論的問題，筆者將在此細思宣教文化人類學方法論的一些神學意涵。

1. 溫博士的講題〈宣教文化人類學 = 文化人類學 + 神學 ?〉是以數學的方式來表達；當然，我們不會以為這就是整合的方程式，否則事情就簡單得多。事實上，不同學科本身自有其前設與方法論，也有其獨特的體系和自主性，不能妄自按主觀的意願採取機械組件式的處理。而整合/揉合之所以可能，或能達到何種向度、層次，則必須視乎各學科之間的相容性，這相容性可再進一步理解為體系的開放性，特別是其前設和方法的開放性。因此，我們在考慮學科之間是否能彼此相容時，不能純粹從原則上肯定，而要待實際落實才能證明。

接下來的問題是，基督教神學和人文科學如何在揉合的過程裡保留各自的獨特性？怎樣的神學體系才能與人文科學揉合，而不失落自我？在眾多神學傳統裡，哪一個信仰傳統和詮釋更能幫助我們進行整合的工

作呢？這些信仰傳統和詮釋，是否如溫博士在文章圖二所指的一般性的釋經神學、系統神學、宣教神學、教會歷史？或是某一神學傳統下的釋經神學、系統神學、宣教神學、教會歷史？一般性的意思，是否指某些被蒸餾而得的神學原則，是放諸四海皆可的普遍性神學思維？這些一般性的釋經神學、系統神學、宣教神學、教會歷史真的存在嗎？另一方面，其他學科如文化人類學、語言學、民族學等，又有否同類的一般性、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？不然的話，哪個流派的人文科學更能夠跟某個神學傳統進行科際整合，建立合適的處境神學？這都是有待解決的問題。

2. 溫文十分著重處境，然而我們該怎樣了解處境？神學在了解處境一事上擔當甚麼角色？其所扮演的角色，跟其他人文科學的角色又有何關係？當兩個不同的視角對同一處境有不同的解讀時，我們該如何整合兩者，並且如何在整合的過程裡避免落入彼此相剋，或互相消融的景況？當我們詮釋處境的時候，究竟是神學，或是人文科學的視角重要？若是前者，人文科學(如文化人類學、語言學、民族學、心理學、社會學、民族歷史學、環球化、後現代研究、多元化研究、傳理學、大眾傳播學、田野調查及跨文化比較法、統計學、歷史、音樂、文娛研究、民族音樂學等)可有甚麼角色和功用？其功用是輔助性，還是主導性？還是與神學同樣重要？其分析是先於或是後於神學的詮釋？這實在值得我們深思。

3. 溫文的目的是倡議建立處境化神學，指出不同的文化處境需要不同的處境化神學。那麼，我們必須注意兩個問題。首先，處境化神學跟傳統神學有何關係？前者是後者在處境中的應用，抑或同時對後者產生一種回饋的作用，有助豐富整個傳統神學？第二，各個不同的處境會建立不同的處境化神學，那麼，眾多不同的處境化神學之間有何關係？它們能否彼此對話，抑或只能針對自己的處境來說話？這裡涉及的問題是，處境化神學的限制是甚麼？

4. 溫博士指出他是從處境化進路，選取中色神學作為「差傳人類學 = 文化人類學 + 神學」的範式，他嘗試循這脈絡交代有關中色神學的基本了解。他指出，中色神學須用中國人慣用的語詞及觀念（如天、道、天人合一、天下一家）表達及討論有關神跟受造物的關係（如神人恩約等），指出這種努力可「有別於西方神學，又具有中國文化色彩，且適切中國人的處境及經驗」。

溫博士倡議的中色神學，為要適切中國人的處境及經驗，採用的策略有別於西方神學。換言之，中色神學的動機是宣教，吸引更多中國人明白和接受基督教信仰。然而，這種好的動機卻也可以帶來令人憂慮的結果。中色神學強調用中國人慣用的語詞及觀念，表達基督信仰的努力意味著一種「逐譯」的功夫。那麼，中色神學會否將聖經的觀念逐譯成爲一種聖經以外，可以被中國人明白的觀念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，問題便產生了，因為將聖經信息逐譯成爲非聖經語言的作法，只會淡薄聖經的權威性，叫基督教信仰遷就文化處境，而不能對文化處境產生直接的塑造和影響。

換句話說，筆者所關注的，是聖經敘事在中色神學裡的中心權威問題：聖經敘事在宣教文化人類學是否有中心權威？聖經的權威在宣教人類學中可如何被演繹？聖經敘事可如何被應用？

事實上，溫博士對聖經權威的問題是正面的。他在其他文章中指出，其中色神學是合乎中國文化，又本於聖經真理的。他在本文章中也強調，其家庭神學論是「以聖經真理為基礎（包括神從一本造出萬族的真理），以家庭為主題，以該民族之文化傳統為背景，系統地進行處境化神學性探討」。由此可見，溫博士非常注重聖經，與此同時對中國文化保持開放的態度；毋庸置疑，他是一位堅持聖經真理的神學家。然而，當我們更進一步思想和明白聖經在中色神學議程的角色時，仍得提出以下的問題：在中色神學的框架下，聖經與世界間有何互動關係？中色神學有怎樣的詮釋方向？是從聖經到處境，或是從處境到聖經？聖經

不是自足的嗎？假若聖經是自足的，那為何中色神學家不只專心以聖經的敘事詮釋處境，而要使用聖經敘事以外（諸如人文科學的）的觀點、術語去詮釋？這都是筆者希望溫博士可進一步澄清的問題，讓我們可進一步掌握其宣教文化人類學方法的神學意涵。